

工厂龙门阵

2012年7月 第4期

- 工人怎么看待养老保险制度? 为什么这个问题令许多工人左右为难? 工人争取社保时会面对什么?
- 也许在你的岗位上, 最频繁、尖锐的冲突不是发生在你和老板之间, 而是在同事、新旧员工、师徒之间?
- 挂在老板嘴上的“社会责任”、“效益不好”是啥意思? 工人在争取权益时又是如何回应的?
- 推动“工会直选”的背后, 是什么样的如意算盘?
- 本期起增设山东二妮的专栏, 连载她的打工故事和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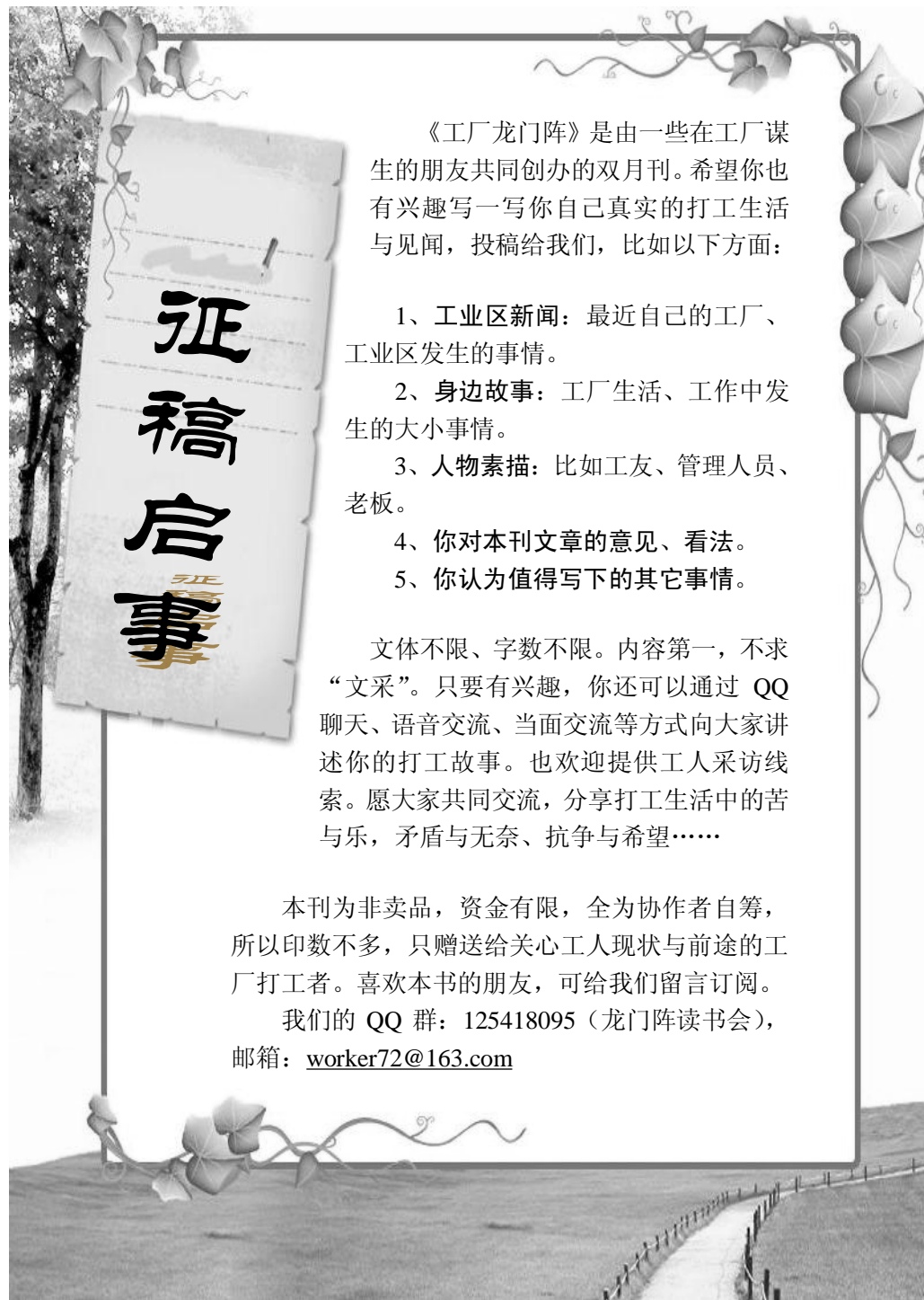


《工厂龙门阵》就是说说工厂里的事。正是这些琐碎平常的事件、场景、喜怒哀乐, 构成了工人的生存环境, 也塑造着工人的主观意识, 触发和影响工人的行动。



★ ★ ★ 本 期 目 录 ★ ★ ★

时事评论	要不要买养老保险?	王晓林	1
工厂生活	两任妻子, 两种社保观.....	多尼	3
	创业梦.....	河粉	5
	和同事的一场冲突.....	英子	6
	为什么我要跟老板讨加班费?	芊芊	8
	学徒纪事.....	牛黄	10
	传说中的干净“活”	牛黄	11
	宿舍里.....	不戒	13
	工厂心情(2篇).....	画画	14
人物素描	我们厂的“灭绝师太”.....	金毛狮王	18
	一个国企老工人的侧影.....	金乔	19
二妮专栏	我的临时工生活.....	山东二妮	21
	临时工琐记.....	山东二妮	23
工人采访	打工二十年——我要社保.....	访谈者: 若林	25
	建筑工人老钱.....	访谈者: 向日葵	27
	九十年代打工片段.....	访谈者: 若林	28
工人行动	公交停工一瞥: “社会责任”与工人负担.....	达威一派	30
	韩资厂停工: “效益不好”还是老板狡辩.....	达威一派	31
	珠三角某电子厂: 从集体罢工到工会选举.....	焊工	33
文艺天地	厕所里的论坛.....	韩玉年	36
	把老板从背上摔掉.....	美国 1914 年工人歌谣	36
征稿启事	封三	



《工厂龙门阵》是由一些在工厂谋生的朋友共同创办的双月刊。希望你也有兴趣写一写你自己真实的打工生活与见闻, 投稿给我们, 比如以下方面:

- 1、工业区新闻: 最近自己的工厂、工业区发生的事情。
- 2、身边故事: 工厂生活、工作中发生的大小事情。
- 3、人物素描: 比如工友、管理人员、老板。
- 4、你对本刊文章的意见、看法。
- 5、你认为值得写下的其它事情。

文体不限、字数不限。内容第一, 不求“文采”。只要有兴趣, 你还可以通过 QQ 聊天、语音交流、当面交流等方式向大家讲述你的打工故事。也欢迎提供工人采访线索。愿大家共同交流, 分享打工生活中的苦与乐, 矛盾与无奈、抗争与希望……

本刊为非卖品, 资金有限, 全为协作者自筹, 所以印数不多, 只赠送给关心工人现状与前途的工厂打工者。喜欢本书的朋友, 可给我们留言订阅。

我们的 QQ 群: 125418095 (龙门阵读书会), 邮箱: worker72@163.com



要不要买养老保险?

△ 王晓林 △

“新闻说要延迟退休，男的 65 岁，女的 60 岁！”同事阿芹刚进办公室就冲着阿铃嚷道。

“你又没买养老保险，怕什么。”阿铃头也不抬地说。工厂里的同事们平时闲下来就喜欢“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个延迟退休的事情，最近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互联网上一片骂声，阿铃也稍微留意了一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今年下半年将启动这方面的调研工作，同时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又说“出台弹性延迟退休的政策方向是大势所趋，现在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每经网）看起来延迟退休是迟早的事，不过从“维稳”的角度考虑，人社部还不敢立马拍板定下来，毕竟反对的声音太多了。

延迟退休固然令人讨厌，但很多打工者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要不要买养老保险。阿铃的大部分同事一进厂就马上跟老板签了“自愿不购买养老保险协议”，像他们这样不愿意买养老保险的工人还很多。原因何在？

首先，很多工人还没想靠养老保险制度来养老。以前很多人觉得不买养老保险都无所谓，反正回家的时候还可以把个人账户部分的钱退出来；现在按新规定，这钱不能取了。把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交出去，又无法在城市养老，不是岂有此理嘛！虽说政策越来越“完善”，可是收入不多的工人，总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年纪较大的工人，觉得现钱拿到手里比较放心。他们通常上有老，下有小，每个月两三千的工资，往往只够基本生活，哪有“闲钱”买社保呀！年轻工人更不用说了，“少年不识愁滋味”嘛，往往工资一发下来，就去买衣服、玩、聚餐，不到月底就光了，对他们来说，养老还是太过遥远的事情。

相对来讲比较关注社保的，恐怕是三十来岁的工人。他们大多已打了十来年工，习惯了稳定的工厂工作，在城市养老对他们来说就成了需要考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现在社保直接跟小孩读书挂钩。这不，阿芹一听说，也开始琢磨社保的事了。她十三岁就出来打工，在饭店洗过碗，做

过啤酒妹，进过工厂，后来花了一个月工资学了电脑，开始做文员。打工十来年，从没买过社保。现在她为了儿子来深圳公立学校读小学的事，可操碎了心。听说入学的必要条件之一是父母的一方在深圳买社保一年以上，就开始考虑社保的问题了。

其次，养老保险在社保中是交钱最多的，在工资中占的分量也不小。工厂工人工资普遍低，虽然看起来一年比一年高，这几年还涨得稍快些——从九十年代的两三百到现在的两三千——可物价涨得更猛。同时，老板们为了应付“人工成本上升”，把各种奖金、福利都砍得七七八八了，工资基本上是踩到最低工资标准线上。阿芹说过去很多工厂都包吃住，大部分工厂有全勤奖，夜班一般有几块钱的津贴。现在的工厂福利基本没有，这样，就算每天上 12 个小时，一个月 26 天，也才三千块上下，扣除房租水电、伙食，实在也不剩什么钱了。每个月要硬生生再从工资里扣掉一百多块，还不知道将来能不能拿到养老金，一般人就不愿意买了。

其三，频繁换厂或想要逃离工厂的信念，让人感觉买养老保险是一种浪费。由于工厂普遍工资低，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让人难以忍受，一不小心还要挨管理人员、老板“扁”，所以很多人不愿在同一间厂长期做，甚至可能跨省去寻找“更好”的厂，如

果养老保险不转移的话（其实转移也特别麻烦），这钱就白交了。还有一些工人总幻想着先在工厂挣点钱，再创业。阿芹就不止一次说过，她家好些亲戚都开了那种小小的“士多店”，每年能赚好几万呢，“希望‘明年’可以回家开店吧”。不知不觉，好多个“明年”过去了，不知为什么，阿芹还是在打工。跟阿芹一样，阿铃认识的好些工友，也信誓旦旦地说：回家了，不管是做小生意还是种地，再也不出来打工了。可是，过了年没多久，还是出来了。对阿芹们来说，不管是开店，还是转行，能逃离工厂，就意味着一种希望。他们无法真正接受工人的身份，“工字不出头”嘛！做工人就意味着受累受穷，一辈子打工的念头对他们来讲简直就是噩梦。既然不能长期稳定在同一个地方打工，今天不知道明天做什么，那么买养老保险还有什么必要呢？

可是，工人总会老去，也不是人人有机会成功创业，过上不受累不受穷的好日子。这几年工人的工资，扣除物价增长的因素，实际增长不多。年轻人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在城市买不起房，甚至在老家建房子也不那么容易了；小孩的学费越来越贵；要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过去兴说“养儿防老”，现在看来，是越来越渺茫了。

可是，养老保险到底是买还是不买呢？这个问题实在让人纠结。



我的前妻最喜欢炫耀她老爸了。她老爸是一名特殊行业的国企焊工，享受高工资、高福利，看大病小病全由国家报销，提前退休后又又被单位返聘，同时拿两份收入（退休金和工资）。与前妻生活在一起的几年里，她和她妈妈无数次重复这样的待遇是何等的优越，何等的幸运……每当这个时候，我和我家人就像小学生一样做个好听众。

与前妻一起生活的那几年，我抽屉里几乎放满了各种治疗头疼脑热的药，基本是她爸从单位医院报销得来的。相比之下，我的农民父母遇到小病基本是扛上两三天再说，很少吃药打针。直到六十多岁，我父母几乎没去过医院。

那几年，我沾光坐过岳父单位的优惠价客运大巴，用过十五块钱十公斤的福利液化气。住在岳父单位的家属楼，总能听到那些退休老太太谈论你多他少的退休金和医疗报销问题。

在前妻看来，这一切就是她追求的生活目的，所以她不怎么主动陪我回家乡，我那些在国家社保体系外生存的老家亲人，在她心目中完全是负担。最终，我们因为太多的不和，离婚了……

我现在的妻子，本来在西安一家大超市做促销员，经常义务加班到凌晨，没有任何社保、福利。与我结婚后，她随我一起来深圳生活。在深圳，她本想找份销售工作，一来补贴家用，二来积累今后做生意的经验。在一家小超市里，她向雇主交了三百块押金，做柜台销售。干了四天，觉得工资太低，好不容易让老板退了押金，一分没挣走人。后来，她去过深圳关内几家大超市应聘，因为对方要求提供深户担保，也不成功。

她闲在家里，早上送我去上班，晚上又在路灯下等着我下班，很羡慕这种有节奏的生活，便干脆进了一家大型体育器材厂。那家厂的员工必须跟化学溶剂打交道，整天闻刺鼻的气味，站着做事，一天下来脚肿得脱鞋都困难。她坚持一个礼拜，不得不再找工作，先后去过一个电池厂、三个电子厂。每次进厂都要考试、体检，每次都有培训，了解厂纪厂规，组织架构……只要听别人说是“好厂”，她就诚心诚意地准备进。有的厂半年还没发工衣，她有几件心爱衣服沾上了洗不掉的污渍。有的厂薪资待遇不

符合劳动法，经常没有周末休息日。她经常半夜十一二点才回家，偶尔厂里没货做，一连六七天不上班，她在家又闲着发慌。有一个新厂没正式开业，每天上班工资照发没活干，总是组织员工听课。一个多月后她主动辞职，说是白拿钱心里不踏实。

在西安工作时，由于太劳累，妻子的身体不太好。她每次回家乡，都会买上一百多块钱的药带回来，老家的药价低得多。在深圳，由于频繁换工作，她每到一个新厂就要比老员工表现得勤快点，为此吃了不少亏。由于没有医保，她每次看病只能去私营门诊，每次都要花几百块，直到去年才买有医保。

有一次，妻子的工厂统一办理社保。她一直想辞职回老家，待在孩子身边找事做，觉得自己坚持不了几天就会像其他同事一样辞职，所以不同意投保。我劝她也没用，她总是举一些反例，如“谁能在深圳打十五年工”，“某某人退保去江苏打工”，“某亲戚在家开饭店了”，最后还是坚持不买社保。我不想让心爱的人比别人少点什么，所以去年在老家给她投了份商业保险，算是聊以安慰吧！

我来到深圳后，一直在某个六千多人的外资厂打工，一干就是十一年。这家企业是国际几大体育品牌的代工厂，客户要求我厂不能违反劳动法规。因此，我工作了三年后，厂里

按国家规定给我买了养老保险和医保，现在我每月发工资都要扣社会保险费124块钱。我很少生病，但买了养老保险和医保，毕竟心里比较踏实啊！可是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交费多久。我父母六十多岁了，与前妻生的孩子，在老家上高中，与现任妻子生的孩子在老家上幼儿园。自从小孩出生，我爱人一直劝说我回家发展，因为她的理想就是独立做自己的事业。我也总觉得在深圳不会坚持太久，回到家乡就不太可能再进厂，自然没法交够十五年，等于以前这些年的保费白交了（现在社保不许退费了）。妻子和我的看法一样，而且周围的工友大多一年换一个厂，很多人不想买养老保险，理由大同小异，都觉得不可能长期当工人，自己转型以后，保费不就白交了吗？

左右为难中，日子一天天过去……





小徐在一家小电子厂开了三年啤机，对厂里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他是老板的潮州同乡，据说老板本来没钱，给别人做过好多年的工厂管理，后来终于开了这个小厂，每年有四五十万纯利。在老家，小徐有个大家族，偏偏他老爸那一枝是最穷的，总受那些暴发户亲戚的气。好久以来，小徐暗自发誓“发财给你们看看”，老板就是他的榜样。

这三年，小徐一边娶老婆生儿子，一边想了不少发财计划。一开始，他想让老婆在工业区开个快餐店，自己继续开啤机挣工资，免得生意不顺没了生活来源。同厂的一个拉长在附近开沙县小吃，让父母打理，据说一年也有五六万好赚。可是小徐老婆不干，她在一个大电子厂做流水线，说干餐饮太辛苦，不如普工“好玩”。

后来，小徐打过跑运输的主意，

去年请假回家，专门学开车。车学得差不多了，就帮他堂哥进山做木材生意。偏偏山里发暴雨毁了路，车开不出来，堂哥联系的木头买家又说不要了。生意没做成，本钱收不回，堂哥在家里善后，小徐回厂里继续开啤机。老板见他回来，吩咐经理给他腾出一间宿舍做“夫妻房”，还免了他的水电费（厂里其他人每月交60元水电）。小徐心里有数，知道厂里很缺啤机师傅，也没什么感激之情。不过，从此他存了一个跟老板套交情、多条路的念头。

小徐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就喜欢买福利彩票。他买彩票有讲究，专门找几岁的孩子、扫地的阿婆、厂里新来的员工替他选码，说是有什么特别的手气、“天机”在里面。他至今没中大奖，也不急躁，总说“做人要幽默一点嘛，是不是，生活丰富一点嘛，是不是”。有一天他忽然想到自己开个福利彩售票站算了，就打探了一番行情。打探的结果让他有点灰心：地点好的售票站，转让费要二十多万，一般般的那种倒不很贵，两万多可以拿下，但搞头似乎不大。于是这事也搁下了。

小徐是个好学的人，又善于观察。厂里的各种机器，他基本能开。他一直没认真考虑过开厂，除了资金的大难题，也因为搞生产比开个小吃店复杂得多，“要是厂倒了就完蛋了”。但他也没绝过这方面的念想。

开厂的要害是订单，小徐想来想去，要是能买台机器做加工，长期给这个厂的老板供货，价格放低点，质量好点，开厂就有了初步的保障。他也试探过老板的意思，对方没明确表态，只拍着肩膀用潮州话说“有事大家帮忙”。在这一行里做了好多年、从普工爬上来的经理，似乎也从老板那儿听到一点风声，跟小徐闲扯的时候，探讨过各种机的价钱，什么机做哪款货好卖一类的。

到了年底，出了大事件，骇得全厂震了几震。老板娘的妹夫也是开厂的，前一阵他说生意不好，把几台机

搬来这里，老板跟他收一点租金，也帮他打理日常生产。有天妹夫闯到办公室，据说是那几台机出的货搞不清账目，跟老板大吵了一架。虽没当着员工的面，不过那几天老板娘的脸跟雷劈过似的，骂起工人来比平时多了几分毒辣。经理也在暗地里说，这门亲戚大概没得做了。

又过了些日子，小徐去办公室办事，看到老板和妹夫坐在一起喝茶，经理作陪。几个人笑嘻嘻的，一副天下太平的样子。小徐暗暗吐舌头：想摸清开厂的门道，自己还差得远呐！



今天中午在食堂吃饭，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然我就跟Y吵起来了。其实，这也正常，就我们的关系，早晚都是要吵架的。模具厂，女生少，男的就经常在为数不多的女生身上找乐子：调戏一下呀，讲个黄段

子呀，开个黄色玩笑呀，等等，但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太过份。所以混久了，跟他们嘻嘻哈哈的也不足为奇，但惟独Y那个家伙，喜欢占上风，特别瞧不起女人，对我也例外，但我总是顶得他无话可说，所以他就老想找机会让我下不了台。

Y湖北人，跟L是老乡，因为晚上下班后我会搭L的顺风车，Y就故意说我们搞在一起，当然这是玩笑话，男人们吃饭的时候经常谈论的无非就是女人了，可是说多了，难免恶毒心人，并且一次比一次恶毒心人。作为女人来说，这已经很难为情了。他见我难为情，反倒更来劲了，说得越开心。我很气，就想借他老婆说事，想

让他尊重一下女性，没想到，他反而变本加厉，当着食堂那么多人的面，说我是小三，没人敢娶，嫁不出去，等等，句句都不是人话。我有点肾上腺素增多，激动得很，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回他，所以饭也没吃完，就回宿舍了。想着他刚才那副嘴脸，我心里很委屈，忍不住哭了。但我并没有躲他，因为我想好了对策让他也难受一下。

晚上吃饭时，我照常坐在原来的位置。他刚开始打趣我，我就对他报以鄙视的态度，说他有什么本事，除了会打趣女人，是一人渣。他觉得没面子，说不跟我一般见识。我说你有见识吗？他就不说话了。L插嘴问我的工资，说我的工资比他老婆高，Y就赶紧说L想把你跟他老婆换了，我故意装没听懂，大声说：哦，换妻游戏呀，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换妻游戏挺正常的，你们两个商量就好了，跟我又没有关系。L为了缓和气氛说我反应快，Y就笑我，我知道他又想说我嫁不出去了，所以不等他开口，我就对着他连珠带炮地说：单身怎么了，现在女人还要靠男人养活吗，男女都平等了，还在乎结不结婚吗，就你那个样子，你老婆肯定瞎了眼才嫁给你！听完我的话，特别是最后一句，看得出，他很生气，冲着我说，二货！我冲着他说，贱货，人至贱则无敌就是你这样的，怪不得名字里有

建字呢！然后，他悻悻地走了。这一仗，我完胜，哈哈！

可是，这并没有让我感觉舒坦。一直以来，我和厂里其他同事相处得都不错，不愿意因为一些小事而吵架冲突，毕竟大家都是给老板打工，辛辛苦苦地干活就挣那一点工资。如果和同事还经常闹矛盾，不是更累吗？可是总有像Y这种人，平日里只会欺负同事，根本不尊重人。见到上司却跟哈巴狗一样，一个屁也不敢放。

在厂里，老板经常克扣我们的加班费、工资，并制定一堆损害我们权益的规章制度。我以为我会恨老板多一些，但是我好像错了，我更讨厌像Y这样的人，他对我的伤害要大得多。毕竟我们跟老板很少有正面冲突。一是机会少，我们直接接触的管理一般都是组长、主管之类的人物；二是见到老板确实有点发憷，不是害怕，老板一般都是微笑着出场，甚至有时还亲切问候，请问，就算你本来有一肚子的火，这时还能对人家说重话吗？能质问他工资低，伙食差，管理苛刻吗？即使偶尔抱怨了一下，语气又轻了很多。

对于处在打工最底层的我们来说，老板和管理层本来就强势，很多人都是有火不敢发。但偏偏有些同在最底层的人还要欺负比自己更弱的人，真是让人恨！



终于下了决心，要向老板争取加班费了，但心里惶惶的，忐忑不安，不知道是激动、担心、还是害怕，总之，心跳加速！

我在模具厂做统计文员。在模具厂里，生产部文职的工作算是最轻松的，当然工资也最低，不过，还不至于低于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要求，但就是有一条，26天8小时制，也就是说周六属于正常上班时间，没有加班费，其它时间包括周日在内才算是加班，加班费是底薪的1.5倍。大家一听就知道是违法的，我也知道，但是我还是进了这个厂，因为毕竟没得选嘛，很多厂都是这个德行，有的厂加班费甚至更低。没办法！在“非强制”的霸王条款下，我开始了自己的统计文员工作。

八个月过去了，一次，我偶然意识到自己没有跟厂方签合同，朋友建议我可以要求双倍工资（劳动法规定

厂方在一个月内不与劳动者签合同，劳动者可以申请仲裁，要求双倍工资）。我原先一点这个打算都没有，但是犹豫再三，可能是为了试一试看法律是否有效吧，我终于下了决心。我先向厂里探问，厂方答复说是没有跟我签订劳动合同。于是我以此为根据，加上厂方没有给我买养老保险及没有全额支付我周六加班费，写了依法解除劳动关系通知（厂方违法，可以不用提前一个月申请离职），邮寄了一份给厂里，同时亲手交给厂里一份。不过很意外，厂里后来居然说这件事情搞错了，厂方事实上跟我签了合同。话说回来，这要怪厂里，它不仅没有依法给我一份合同，并且自己都忘了跟我签过合同（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但总之，我的通知书在这一点上等于是无效的。厂方则以此为理由，拒绝我提前离职，并威胁我要去劳动局，证明我的通知书无效。当然这只是威胁，厂方其实并没打算这么做，只是想让我乖乖回去干活罢了。刚开始我有点担心，解除劳动关系少了一个重要的理由，但事情走到这一步，我也不甘心停下。我继续以厂方没有依法缴纳养老保险和足额支付我加班费为由，要求依法解除劳动关系。

以前常听到别人讲自己怎么向厂方争取合法权益，但事实落到自己头上，那感受真是很大不同：首先，

顾虑的事情多了，比如说会不会得罪老板，得罪了会不会被报复呢；其次，虽然周六算正班，但工资跟同行业相比的话，基本没区别；第三，在工作中我跟老板接触较多，老板对我也比较和气，虽然他不想看我闲着，但也没给过我脸色，有时还会邀请我参加公司的管理层聚会；第四，最难克服的是心理障碍——虽然不合法，但一开始自己也是妥协的呀。总之，我从心里不能接受把这么一个无辜的老板告到劳动局。

但想了又想，老板真像看上去那么无辜吗？一，我跟老板妥协，不是心甘情愿，实在是无能无力，因为其它厂都是这个德行，我总得找个饭碗，是不？二，老板要辞退、开除员工的时候，总是那么突然，甚至一点解释都没有，员工被弄得一头雾水，只能接受；三，有员工没有提前一个月辞工，厂里就擅自按厂规扣一个月工资（这个也属于违法行为）；四，工厂总能靠着它多半是违法的厂规动不动处罚员工，甚至罚款；五，老板总是打着公平的幌子提拔自己的亲戚及亲信；六，谈工资时，连哄带骗地压低工资，却要求员工在工作中拿出十二分的热情；七，强制加班，连十六岁的未成年也不放过；等等吧。想到这些，我就更坚定了自己的决心。我想，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至于其人之身”吧，即使不能要

到全部赔偿，但至少可以让老板享受一下突然被开除、被罚款的滋味；同时也可以验证一下：出了纠纷时，老板对我究竟是依然态度温和呢，还是凶相毕露！

有同事劝我不要跟厂方伤了和气，但是，是我伤了和气吗？为何厂方怎样对待员工都不怕“伤和气”，也不会被人说是伤和气，而反过来，我要求依法待遇，却被叫伤和气了呢！也有一些员工听说我要告老板，不问事情的由来，就断然说我一定赢不了！看来，这个官司真的值得一打，不仅可以让员工们更清楚老板的嘴脸，更要向大家（也向自己）验证一个事实：很多事情自己不去争取，就不会有真正的收获。



· 牛黄



学徒纪事

我进这家小机械厂做了普车（普通车床）学徒。刚开始几天中的一些些让人不爽的事情就跟学徒的身份有关系，本来我都做好了继续争斗下去的准备，谁知道才过了几天，事情就解决了，或者说也谈不上是什么解决，就是莫名其妙地过去了。

其实事情很简单。开始的一两周，车床组的组长，也就是我们老大，没有安排我这个大龄学徒做事，只是让我在一旁看，意思应该是让我边看边学。这段时间老大教给我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怎么擦机床，还是一本正经地亲自示范给我看，而且边做边强调每天擦机床的重要性。其实机床保养这种事情我是完全知道怎么做的，毕竟在这个机械行业也干了几年，但是为了表示对老大的尊重，我还是在一边毕恭毕敬地接受培训。

也许是看我“学会了”擦机床吧，其中一个车床师傅就开始试探着支

使我干活了。头一两天的时候，他跟我说话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客气的，在让我给他清理铁屑、打切削液或擦机床的时候，好像还是小声说了个“帮”字。

既然是学徒，而且还刚来没几天，所以该干的我还是乖乖地干了。也许是见我比较温和吧，他的态度倒是开始潇洒了起来，好像我已经是专门为他服务的勤杂工了，说话也变成了这样：诶诶，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于是我开始上火了。心想：我没名字啊，你他妈的在那诶诶的，叫谁呢？

就这样，有一天我在看另一个师傅干活，他又在那里诶起来了，车间里噪声很大，于是我就故意装没听见。这时刚好老大从外边回来，看见他叫我，而我没有听见，于是老大就喊我的名字，让我过去帮“诶诶”师傅一个小忙。我走过去，微笑着看着“诶诶”师傅，慢慢地客气地说：“以后你叫我的名字吧。”

我没想到他听我说完这么一句话之后，咧嘴笑了一下就没下文了，而且我还没想到的是，从这以后，他再也没有找我给他干杂活了。

这件事情过后，我在这个小厂的学徒生涯还真的是自由自在了，当然除了“合情合理”低工资让人不爽。但是这些以后慢慢说吧。



车间里没有水龙头。

我所在车床组只有4台车床，也刚好只能放下4台车床，所以我觉得，这里大概算不上一个真正的车间吧。

如果有活干，收工的时候手通常是黑黑的，手上的指纹、掌纹还有指甲缝里都会有混杂在一起的油泥和铁粉。

厂里的厕所有水龙头，通常还有一袋“免费”的洗衣粉挂在水池旁边的墙上，老板肯定是把这袋洗衣粉当作了一项重要的福利措施。

我刚进厂的时候看到洗衣粉，心想：哟，牌子啊，立白！不过没多久，名牌就变成了非名牌。我暗想，也许是工人们“洁癖”带来的巨大成本压力让老板心痛，于是洗衣粉就悄悄地换了牌子。

有一次收工去洗手，本组的一个小伙子对我说：“他妈的，手这么黑，洗都洗不干净，出去玩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做什么的。”

除了黑，做时间长了还会生出一

些茧子。这个90后学徒是个帅气的小伙子，手上的黑和茧子成了他小小的烦恼。

“干车工就是脏一点啊，数控就干净多了”，大家一般都是这么想的，实际上好像也的确是这么回事。

当初我作为一个外行人，直接学的就是加工中心（一种数控机床）的编程和操作。记得当时报名学习的大部分都是机械厂里的车工，甚至一些40岁左右的老车工都禁不住诱惑想转行，怀着美好的期望辞了工来做学徒。

因为据说做数控这行干净、轻松，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工资高。那么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做过的大概就会知道一些吧。

这次先说说哪个更“干净”的问题。当然，我也是就事论事，根据我进过的几个厂中的实际情况来说一说。

我感觉干净不干净的问题，跟生产的产品，整个的车间的生产环境，以及老板对机床的使用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是个破厂，老板又是个二百五，车间环境脏乱差，管理还混乱，生产所用的原料容易扬尘等，那么操作数控机床也能让你又脏又臭。

有一家厂生产使用的原料是环氧树脂板，姑且可以理解为塑料或是橡胶一类的非金属的东西。这种东西

加工的时候产生很多粉尘，不仅脏，而且有害。使用数控机床加工这种材料还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粉尘随着加工过程中冷却液的循环进入到机床底部的水箱中，不久就会在水箱中形成厚厚的“泥”，这时不得不把整个水箱拉出来清理，这可是很脏的活。相比之下，加工金属就好多了，因为铁屑通常比较大，不会随着冷却液通过漏网进入水箱，一般就不用把水箱拉出了清理。至于加工时产生粉尘的问题，如果把机床的速度放慢，粉尘就不会很大。假如冷却液充足，甚至不会扬尘。但是，床子开慢了，老板还怎么赚钱。因此有时生产一些工序简单的大批量的小零件时，在每分钟两件的速度下不停的上下活，机床内部和周围就像是起了小型的沙尘暴。

总的来说，在上边这家厂干活可比我现在做车工脏多了。

另一个厂是个大中型的国企，车间是真正的车间，大而明亮，很高的那种只有一层的厂房，面积将近1000平米吧。产品材料是铸铁，冷却液是乳化液，上下活一般都戴黄色的橡胶手套，但是因为经常与粗糙的毛坯料接触，手套很快就会破洞，里面也会变得又湿又黑，所以每天收工后手还是比较脏的。好一点的地方就是没有灰尘，头发和身上也不会太脏。

现在说第三家厂，也就是我干学

徒的这家厂。这家厂也有数控机床，我还被调到数控组干过两周。产品材料也都是金属，所以也不必把水箱拉出来清理。但是这家厂的冷却液使用的是专用的油，所以收工后，手上虽然不黑，也没多少泥，却很油，还有味道，不易洗净，不过看上去总还好一些。唯一的问题是，金属切削时很烫，有时铁屑都是通红的。这样，冷却油遇到滚烫的铁屑，就会化作一缕青烟，袅袅娜娜。如果你经常在家里炒菜，你就会知道那种感觉了，更糟的是，这东西不是食用油。

关于干净不干净的问题，就先说这么多吧。总之，推广数控机床和数控技术的人宣称的好处的确是有的，但那是在分工明确的厂里，编程调机的技术人员把机床调整好，生产计划安排好，躲进有空调的办公室喝着茶水，剩下的苦力就是由操作工来完成了，脏的也是工人的手。





这个厂中午下班是 11 点 50，比这个小工业园里的其他厂早 10 分钟，所以大家到食堂吃饭的时候不用排队。吃饭用不了多少时间，12 点 10 分左右大家就陆陆续续回到宿舍了。

我们宿舍有 4 张上下铺的床，8 个床位。厂里规定一个宿舍最多只安排 7 个人住，留下一个床位放行李。宿舍里有厕所。阳台上可以晾衣服，还有两个水龙头。屋里两个吊顶的摇头扇。床板还算比较结实，床架子就不行了，角铁太薄，焊点太小。睡上铺的往上爬的时候，床会摇动，还发出吱牛吱牛的响声。

我睡上铺。跟我头碰头睡的哥们有一次往上爬的时候，把梯子的横杆踩断了一个，他反应还算快，手找着了抓头儿，没掉下来。接下来就轮到我了，没过几天，我也踩断了一个，也抓住了没掉下来，不过抓的不是地方，手被开焊的角铁生生挤出一个三角形的口子，一礼拜都没好。

听说这些床以前就被投诉过，厂里也安排人进行过维修，不过修来修去还是那个倒霉样儿。

这个厂住宿是免费的，水电费只要不超过一点的限度，就由厂里负担，所以厂里每个人都有一个床位。不过有人还是在外边租了房子，一般是结了婚的，当然没结婚的也有。所以晚上的时候宿舍人不齐全，但一般中午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回宿舍睡觉。

我们宿舍就是。一般中午睡觉之前的十来分钟是人最齐的时候。大家吃完饭回到宿舍，都坐在床上，有几个人从自己的床下拿出带盖子的装满烟屁股的小盒子，然后点上一支烟。有的时候没人说话，大家各自默默吸烟，完了就回自己的床上睡觉。有的时候一个人起了个话头，也会热闹起来，不过仍然是一颗烟的功夫。

聊起天来，话题无非是加班、工资、网游，当然还有男工们的传统话题：女人。

我下铺的哥们是厂里的模具钳工，山西人，身材有点魁梧，不过肚子发了福。厂里的模具组就 2 个人，在我们车床组隔壁，就隔着一面玻璃，大家彼此看得见。从我进厂起，他们就很悠闲，没有活，加班也不多，所以在宿舍的时候，他总是说真羡慕你们有班加一类的话。

又一次他又开始抱怨，我们车床组的老大点了一颗烟，吸了一口：“我

们现在天天加班，好烦的，一整天站在那里，很累的，不像你们，还有的坐。”

“加班少了不行，赚不到钱吗，加多了也受不了，太累。”我旁边的上铺上的说话了，他正在床上躺着用手机看电子书。

“真的好累的，我刚开始做学徒那会儿还不习惯，天天站，天天站，一个月不到，腿脚肿得连鞋都穿不上。”我们老大开始大发感慨。

操作车床的确还是比较累的，我干了几天后深有体会，不过还不至于累得连鞋都穿不进去。估计是我们老大太瘦了，身体不壮实，才会在开始

做这个的时候“连鞋都穿不进去吧”。

在这个厂里，加班多的时候的确会比较累，但我还是感的很轻松，没什么压力，这个跟厂里的管理有关系，不过这个还是下次再说吧。



很累，产量很高……

我 5 月 5 号进厂，到现在快一个月了。进厂之前就听说厂里很累，开始不相信，现在信了。这里真的太累

了，每天定的产量都非常高，工作量很大。开始几天，我累得都有点受不了，身体都有了反抗。我以为自己病了，还跑去医院检查了一下，结果一切正常。医生说我劳累过度。我就纳闷了，怎么别人没事我就这么娇气呢。还好没几天，我确实恢复正常了。似乎是习惯了吧，她们都这么说，反正没有那种特别刺激的疼痛了。但这不代表说不累，每天下班我都觉得腰酸背痛，浑身乏力，坐在凳子上什么事都不想做。更惨的是，每天早上从床上爬起来时都觉得自己快要散架了。那种累似乎是一种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有时我想：会不会有人累死

在工作岗位上呢？

我属于立体口罩车间，工位很简单：本体机，剪耳绳，点焊（就是把耳绳跟口罩本体焊接在一起），检查，贴海绵（海绵贴在口罩鼻子的部位），装袋，包装，装箱。虽然是计时工资，但是有产量要求。具体这个产量是怎么来的，听老员工说，厂里先定下做一个要多长时间，然后拿一天 11 个小时来除，就得出产量要求。这就需要每个工位的每个工人如机器一样，不许变速，特别是不能减速。所以一天下来，为了赶产量，厕所都不敢上。尽管这样，达到要求的产量还是太难，其中点焊最难完成。点焊要求每小时 400 个本体，一般新手都是从一小时一百多个开始，然后每天慢慢加上去，但据说快手一般也要一个月左右才能达到要求的产量。慢的也许几个月后被迫辞工了还达不到。贴海绵要求每小时 450 个，并且指导员每小时点一次数，让每位员工知道自己一小时能完成多少，当然顺带着督促那些手脚慢的要加快速度（点数主要是刺激员工加油再加油）。不过贴口罩达标要快点，差不多一个星期就可以贴到 400 左右，但是会感觉非常紧张，因为一慢下来就会被指导员拉长扁。所以大家都不喜欢这两个工位，又累又紧张。其实，其它工位也不轻松，货多人少，就是逼你完成任务，否则就留班——没有加班费的加班。

除了累，在这个工厂还有一个压力来自于老员工。首先是宿舍，我们宿舍有六个老员工（超过一年的），我跟吴是新搬进来的，刚开始在宿舍感觉不出来什么，但是没过几天，一个舍友就指着我跟吴晾在阳台上的衣服说，你们的衣服不能晾在这里，这是我们晾衣服的地方，你们的衣服把我们的地方占了，我们都没地方晾衣服，并且衣服都被搞乱了找不到了。我很奇怪，自己的衣服自己难道不认识，可是人家就说找不到，不认识，然后还给我指了个非常远离太阳的位置说，你们以后只能在这里晒衣服。虽然心里窝火，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按她说的做了。还有一件事，厕所没窗户，早上起来上厕所我习惯开灯，有一次出来没关灯，宿舍有个阿姨就说，以后上厕所不要开灯了，要是忘了关的话宿舍每个人都要罚款 20。我说，不开灯太黑了。阿姨说，以前有段时间灯坏了不照样可以上厕所吗？晕，没办法，以后要是阿姨在，我尽量不开灯。（顺便说一下，我们厂的“福利”只有一项：罚款。最基本的全勤奖都没有，而上班忘记打卡需要签卡也得罚 5 元，最高的罚款可达 150。但是据老员工说，一般不会直接罚钱，而是放周六假，也就是周六不让加班，这对很多工友来说是很大的损失。）

在车间，老员工经常喝斥新员

工。我们检查工位的工作方式应该属于集体计件，几个人一起检查点焊好的口罩，不过指导员分好了哪个人检查哪几个人的口罩。但要是到下班有人堆货的话，其他人就要一起帮忙清货。新手一般赶不上速度，所以老堆货。老员工就使劲嚷着要我们快点快点，别偷懒。并且老员工之间还经常抱怨我们新员工做事慢，不认真，比不上以前她们做事的激情，看着我们很不爽之类的话。而如果我们新员工再抱怨几句累，那就更不得了了，老员工就会说我们吃不了苦，不如去做太太之类非常刻薄的话。另外，拉长每次下班都会开会点名，谁做得慢谁做得快。虽然不认识，但是我想被点名的本人还是觉得很丢人的。有次跟我一起进厂的那个人被点名了，之后没几天她就辞工了。

这里新员工流动性很大，光我们车间基本上每天都有三个人辞工，都是刚进厂没几天的，有的甚至在试工的时候就脱工衣走人了。我们一起进厂的 9 个人差不多都走了，即使现在还在厂里，也都打算着要辞工。不过，这里却有不少的老员工。一次我在超过一年的员工体检名单上数了数，虽然我们厂现在有差不多五百人左右，但是在这工作超过一年的至少有两百多人，三年左右的有差不多八十人左右。这里面还有不少的超过了五年的员工，也就是说目前工厂有一半都

是老员工。照这么看，这个厂应该是不错的。但是不知道现在怎么会流动性这么大。据老员工说产量基本没变，除了个别车间的货。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次跟一个 09 年进厂的员工聊天，她说他以前进厂的时候，就是想着赶紧达到产量要求，有时甚至不去吃饭都在工作，并且感觉那时候拉上都很有团结，要是快下班时有人没达到产量的话，大家都会互相帮忙。她说，那时候没觉得工作累，就是感觉时间过得快，甚至有时放长假都会想念工作，所以很看不惯现在新员工堆着货还聊天。但这不表示老员工都不觉得累，每次贴海绵的老员工来拿货时也会唠叨两句好累呀，整天腰酸背痛之类的话，似乎也很盼望过星期日，但就是不希望双休。

据说我们厂有工会。我问拉长，拉长说去年还号召员工加入工会来着，但是好像今年没什么动静，还说，有工会跟没工会还不是一个样，也没什么用。



工厂心情——烦躁

在工厂已经干了八个多月的时间，辞工书已写好，就等着二十一号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老是很烦躁，也许是因为要辞工了，对以后有些恐慌吧。

上午的时候，S说，过得好快呀！我说，什么快，时间？她说，现在是星期六，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想了想，真的耶，一个星期马上就要过去了。可是，我说，仔细回想一下这个星期，我居然没有一点点值得回忆的事情。她说，是啊，好像就是觉得什么事情也没做就过去了，所以才快呀。我笑了笑说，这是什么日子呀，咱们跟机器都没区别了，机器是一次性买断，咱们是分期付款，并且也许还不值一台机器的价格。她也笑了笑，咱们就是机器呀！

也许，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很烦了吧。下午刚一上班，插机拉的组长就拿着一个插机料问她们拉的人：这是谁插的料？一个大姐说是她的，然后，那个组长就拿着插机料走到她跟前，用质问的口气说，你是不是想把料拿走呀！那语气，就像是“你要偷东西呀”！大姐就跟组长争论起来。我听见组长说，要是你被抓去了，我可不给你做担保人。妈的，这是什么地方的地方呀，不能说话，不能好好休

息，不能出错，不能浪费，不能看客户，不能随便上厕所，不能接打电话，不能为自己辩护……没有了自由也就算了，现在居然还搞精神诽谤，太可恶了，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想赶紧躲开这个环境，躲开这一群监控我们的人！于是我请假了。我想至少有一天时间我可以是自由的，不用听那些人的呵斥，不用受她们的指使，也不用看那些背着手在车间找茬的高级管理们了，更不用看跟我受一样待遇却没有反应的人了。



《工厂》(木刻)

[比利时] 耶恩亚格拉夫



我们拉的老大凶得很，大家叫她“灭绝师太”，有时也叫她“老巫婆”。“师太”三十多岁，管我们两层楼。她亲哥是我们部门的主管，仗着这层关系，她什么人都不给面子。她老公也在厂里做电工，再捞点外快，一个月有四千收入。他两公婆的工资，加起来有八九千。“师太”那张嘴巴好吃，自己有钱不花，一天到晚刮我们的油水。员工过生日，厂里发沐浴乳、卫生纸一类的小礼物，她经手发给你，接着就说“买糖哦！”。别人交辞工书，她也说“买糖哦！”。别人拍拖了，她也说“买糖哦！”。有个QC经常买码，外号“码婆”，她中奖的时候就请“师太”喝早茶，只要有一次中奖不请，“师太”就屌她。总之，“师太”想喝早茶了就屌“码婆”，好像发暗器一样！她也给员工小恩小惠，比如多记加班时间，大家就给她买鸡腿啊，营养快线啊，抽屉里全是零食。

我进去的第一个月，她给我多记了8个钟的加班费，当时我不知内情，也没给她买吃的，第二个月就没给我多记加班时间了。有一年年底我请假回家，她怎么都不批。别人教我跟她说“我回去给你带一点腊肉香肠”，她就批了。回来的时候，我给她带了一点腊肉。当时有个江西女孩跟她请假，她说“你们江西那个香肠好吃，给我带一些来”。那女孩回来没带香肠，只带了一点糖，她就不高兴，三天两头找那人的麻烦。

她看到员工有问题了，直接骂助拉。骂完第二天，就给我们开会，说“你们那条拉上有人像个猪头一样，傻呆呆坐在那里”。她要是心情不好，看到箱子里有张纸也屌我们，买码输钱了也屌我们。助拉有时跟她顶嘴，我们习惯听她汪汪叫，左耳进右耳出，不理睬。看到她来了，好多人就上厕所避开她。

我们拉上都是女的，只有一个男工，所以大家叫他“国宝”。有一天“国宝”打牌赢钱了，正好想请假，“师太”就要他买饮料，说“我不批你假，就要打旷工。旷工半天要罚几十块，你拿15块钱给我买饮料，我就批你的假”。那个男工没零钱，给了她20块，结果那5块她也不给了。这个男工气死了，跟我们说“还给她买水？我拉泡尿给她喝，还买水？喝个毛啊”。后来，我们一部分人商量

好，不再买水买糖巴结她。反正天天给她买，也是照样挨扁，钱还不如自己留着。

生产部的主管也是女的，一天到晚把生产部的员工扁过来扁过去的，看到垃圾箱没搞好，就把拉长扁一顿，这里没扫好地，那里有一点点脏……什么都管。那边也叫她“老巫婆”。我们一说“你们的老巫婆来了”，就是生产部的主管；他们一说“你们的老巫婆来了”，就是我们的拉长。

好多工人、其他拉长、科文都看不惯“师太”。如果员工投诉到主管

（她哥）那里，她哥说她一顿，她就收敛一阵子，然后照旧。这几年，她因为贪污了厂里的钱，被炒过两次，都是她哥求情救她。时至今日，“师太”还是很威风！



唐师傅当过兵，70年代复员后在一个机械厂上班。那时“文革”虽未结束，但厂里工人都加班加点安心干活，甚至有加班到凌晨的情况。作为转业军人，他参加了厂里的民兵组织。到了82年，政府收缴工人民兵的全部枪支，大家就交枪了。

进入80年代后，厂长、厂党委书记的权力普遍扩大了。唐师傅所在厂的领导以种种名义在外面开私人“分厂”，分包厂里的国家订单。结果母厂的发展不如子厂好，领导们又说国企工人吃大锅饭，又笨又懒。改制的时候，上级主管机关低价预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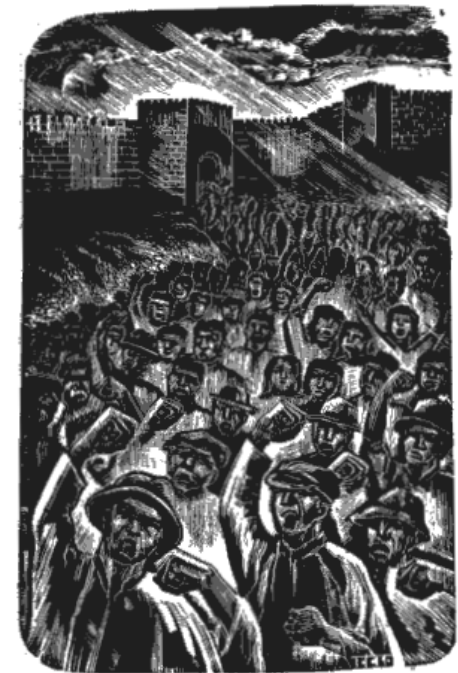
厂里的资产，把工厂贱卖给了原厂领导。当时，职工代表大会就是个摆设，工会也只听领导不听工人的。于是，唐师傅领着大家去市政府上访，只要不破坏交通，倒是没人来抓他们。不过上访也没用，工厂到底落到私人手里了。老板把机械制造的业务陆续拆分出去，现在厂里员工只有三四十人，搞些小规模零件装配。

改制以后，唐师傅还在厂里上班。因为他好打抱不平，老板一直看不顺眼。有一次，老板跟他说“不用签合同，发工资拿现钱，同时再申请下岗人员失业金，可以多捞实惠”。他看出老板下套骗他，坚持说必须有正式的劳动合同。又一次，老板干脆跑到机器前口头通知他“不用来上班了”，想先让他回家再以“旷工”的罪名开除。唐师傅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得按照程序给我经济赔偿”。老板只能干瞪眼。这样，唐师傅一直坚持到了退休。直到现在，原厂的一些工人跟管理闹矛盾，还会说“我找唐师傅来评理”。

改制过程中，为了跟工厂打交道，他自学了很多法律知识。退休之后，他在一些公益组织从事免费的法律咨询，曾帮助一个电焊工人搞工伤索赔，最后打赢了官司。工友们很欢迎他的法律讲座，不过工厂管理层、建筑包工头对他的讲座是很不爽的，所以他通常到工人宿舍，用聊天的方

式讲解案例，告诉工友们如何维权。除了问有关劳资纠纷的问题，工人也向他咨询民事纠纷（包括农村征地）。

咨询了这么多年，唐师傅认为建筑工地上每月只发几百元生活费，工程了结再算账的规矩是违法的，而包工头是“工贼”。他觉得包工制度对工人很不利，面对层层转包的局面，工人难以真正维权。有时感叹往昔，唐师傅觉得毛时代“共产党基层干部的待遇，未必比熟练技术工人要好”，总是回忆当年市委书记和自己在—一个车间劳动的情景。他对社会现状不满，只有叹气“体制问题！”……





这次去通州找工作比较顺利。第一天我成功找了一份去月饼厂打临时工的活。

第二天我们坐了一个小时的车到了A月饼厂。因为进的是食品厂，中介为每位临时工准备了工作服。工作服的颜色很漂亮，但很脏，用一位临时工朋友的话说：“这衣服至少有五十多个人穿过！”此外衣服上还有一股怪味（其实是汗味），用另一位临时工朋友的话说：“无数气息在这件衣服上传递下去。”

穿好衣服，中介领班带我们进车间。在门口一位临时工小伙子因为嫌自己的工作服脏，私自换了件稍微好些的。这个举动刚好被中介领班看到，这下火大了。中介的这位领班是位三十来岁的男人，中等个，皮肤比较黑，看面部表情就是属于那种只会对临时工牛逼的人物。他把那位小伙子狠狠吼了一顿。小伙子好气地跟领

班说：“你那么凶干什么，有事好好说声不就完了！”中介更火了：“我吼你怎么了，你一个临时工还想怎么样？不想干就走！”领班越吼越带劲，小伙子也不甘示弱要吵架。跟小伙子同来的女朋友不停地劝他：“你跟那种（中介领班）较什么劲，没那个必要。”小伙子被劝服之后，中介领班还是不依不饶，狠狠吼道：“出去，出去。”小伙子拉着女朋友往外走。那女孩很无奈，毕竟大清早就出门找活，好不容易来了！不过小伙子最后还是回来了，毕竟领班上面还有中介老板，少一个临时工，老板就少挣一个人的钱，所以老板是不会让小伙子离开的。大家都觉得像领班这样的人就是欠揍。记得一位朋友说他在工厂打工的时候，领班整天瞎他妈牛逼，结果大伙在下班的时候用袋子把领班的头蒙住，狠狠揍了一顿；领班吃了哑巴亏，即使知道是谁揍的都没办法怎么样。后来那个领班老实很多了！

言归正传。这家月饼厂不算大。我们所在的车间是成品车间，大家被分到不同的地方。我做的工作是和月饼馅：第一个人先用电子秤把月饼馅称出来，我直接用手把称好的月饼馅弄成一个圆形就可以了。没想到在月饼厂居然还遇到以前一起住的朋友，她原来在R电子厂干活，因为厂子效益不好，就辞职了。现在她在这个月

饼厂干长期工（不要误会，最多也就一两个月而已）。长期工比临时工的工资要高。临时工一天60元，长期工100元（但听朋友说中介要扣30元的中介费）。虽然老朋友碰面，但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低调，到了十点后跟身边的朋友（包括小组长）熟悉了，大家有说有笑的。那个小组长人还过得去，对于随便说话的朋友不怎么管（在S厂就不行了）。我们这组有一对恋人，和两个特别能说的年轻人，小组长拿这四个人没办法，就让大组长首先把那对恋人拆开，把女孩子调到别的组了。不过那个女孩子每隔一会就回来看看自己的男朋友，大家看到这场景就会笑。

这个厂子管得真的很宽松，中午吃饭没有固定的时间，所以大家可以有休息的时间。我们没有带碗筷，只能用厂子提供的。食堂不是很大，大家基本上是倒班吃饭。至于饭菜还过得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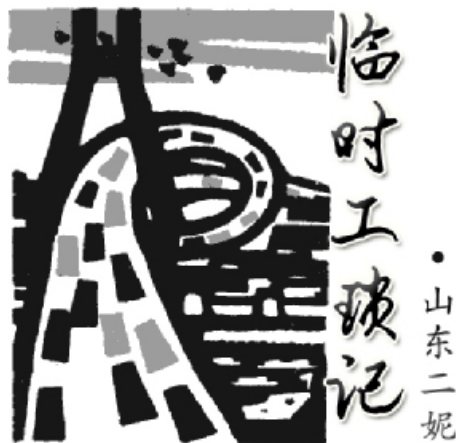
一位第一次打临时工的女孩吃完饭告诉我：“我们用的碗筷根本没消过毒，只是简单洗洗而已。”其实这种事对我这个经常打工的人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

可能是因为在S厂习惯了吃完饭就干活，我们跟一位朋友饭后就进了车间，结果大伙都没来。我们后面的一位比较胖的大姐特别能说笑，其实上午她就是这样，当时我就想这位胖大姐过于高调了，估计领导会吼她，结果下午真的被领导吼了，而且吼得特别厉害。胖大姐不甘示弱，跟领导针锋相对地争辩起来，最后被其他领导给拉开了！看到这个场面，我对组长说：“都是打工的，都不容易，互相理解一下就好了！”组长很惊吓地看着我问：“你是大学生吗？”我回答道不是，并反问组长：“难道只有大学生会有我这样的想法，你这思想不对，下午吃饭的时候给你上节思想教育课！”组长笑着说：“要都有你这样的想法就好了，反正她们不会这样想。”

后来跟一位大姐聊天才知道，我所在的车间，大部分员工都是从山东、河北等地方过来打两个月的临时工，因为八月十五就要到了，月饼厂急着赶货。八月十五之后大伙就都撤了！我试着问几位长期工，有没有打工进厂的想法，一位年龄小的女孩说：“不进，领导说让我们河北的留

下来，我就不留！”至于不留的原因小姑娘不愿意说，而一位年龄大的大姐说：“不骂人就好，你刚才看到了领导骂员工多厉害。”唉！是呀。在外面打工挨到的骂比得到的工资多上百倍千倍，用一位大姐的话说：“都别说了，打工的都一样累，心更累。”在我那组有一位山西的大姐，是月饼厂的长期工，脾气特别好，一说一笑的，不过有时候也会被组长气得要死。就拿下午吃饭来说，因为下午干

错了，组长一下午就拉扯着个臭脸，到了六点半也没有让我们去吃饭。听长期工说，之前已发生过两次不让吃饭的事，不过最后大家还是去吃饭了。其实组长人还不错，就是太年轻，很多时候耍耍孩子脾气，毕竟人家是组长嘛！



· 早上去报名干临时工。当时报名的人特别多，超挤得慌，一位朋友说：“这比菜市场都挤。”说心里话，菜市场跟临时工报名处相比，根本不算什么的！

- 中介的一位老师说：“没有能力剥削别人，就必须接受别人的剥削！”
- 一位工友说：“头脑再好使，不能挣钱也等于白搭！”
- 一位初中毕业的临时工跟一位中专毕业的临时工，两个人争论。初中毕业的认为上大学也没什么！中专毕业的则认为还是上大学的好！两个人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也没争出个结果来！
- 打临时工遇到很多大学生，大部分大学生认为在大学里学的东西都是没有用的，至于为什么还会选择上大学？原因就是那个红本本（毕业证书）……
- 打工越来越难了，轻快的活挣不到

钱，重的活也挣不了几个钱，难呢。

- 下午在路上看到一位建筑工师傅，在一家理发店门口睡着了。即使周围吵得要死，师傅依然睡得那么香。突然想起自己流浪时，只要是困了，哪都能睡！
- 经常去打临时工的朋友由于干活快，下午六点就下班了。可惜厂子附近没有公交车，朋友们不舍得打的，就是合伙也不舍得。只有一个朋友舍得花了五十块钱打的回家，其他朋友走了整整两个小时的路才到家。有人会觉得这些朋友太小气了。算算账吧，一天六十块钱，打的再吃饭，一天就白干了，生活就得精打细算……
- 找工作和打临时工期间的经历让我感受到，对老板也好，中介劳务的人也罢，根本没有必要跟他们说过多的废话，因为没用！就拿我们宿舍一个小姑娘的妹妹来说吧，因为一时半会没找到工作，她偷偷住到了劳务的宿舍，后来被劳务宿舍管理人员发现了。不管小姑娘和她妹妹怎么说，结果只有一个：想住宿舍必须交钱，哪怕只住一个晚上也得交钱，要按一个月的房钱来交！也不用请求他们什么，因为没用！很多员工有事或者身体不舒服请假，尤其是在忙的时候请假，不管你怎么样请求他们，结果只有一

个：扣钱！重要的是不要在他们跟前流眼泪，即使再委屈也不要流，因为他们不会可怜我们的。但属于我们的劳动所得，一定不要輕易地放弃，因为他们巴不得你多干活少要回报！我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劳动者）跟他们（老板）之间的关系只是一场交易，金钱上的交易，其它是没有的！



比利时版画家麦绥莱勒《从黑到白》木刻组图（1939年）之一



93年,我跟着亲戚从老家出来打工。一开始,是给政府种树搞绿化。95年我进了广州的一家台资鞋厂,做了两年多电工。那个厂每天要做早操,管理动不动就骂人,尤其是对生产线上的员工,有时候整条流水线的人被管理拉过去骂,一骂就是一个钟。那个厂有句“名言”:不会骂人的干部不是好干部。

厂里味道很大,尤其是守着烤箱的工位,因为要烤干鞋上的胶水,又热又臭。车间里有些工位不让用风扇,怕吹坏产品,又没空调,到了夏天就很热。厂里不给高温补贴,只是一周有一次凉茶喝。当时也没年夜饭、年底双粮什么的,只记得搞过一次中秋晚会,晚会上还有抽奖。厂里有奖罚制度,员工上班打瞌睡、迟到会罚款,最常见的奖励是一件工衣。算下来罚比奖多。

厂里的台干很色,上晚班的时候,

常有女孩子(有基层管理也有员工)半夜被台干叫到办公室甚至宿舍“谈心”。女孩子大都不敢拒绝,怕被穿小鞋。有一次,厂里一个女孩被台干欺负了,她男朋友找了一帮人闯到厂里,痛打管理和保安,还砸了办公室,但是没打工人。

1998年,我有个老乡在一个首饰厂做事,他介绍我进厂,当时觉得可以学点手艺就去了。1998年到2000年,这家首饰厂的生意很好,一直招人,2000年搬到郊区的新厂房,已经有两千多员工。厂里对偷盗、丢货的惩罚很严。有一次我们做的金戒指数量不足,说不清是谁的责任,全车间都被罚,我被罚了700块,一个月扣一百,扣了七个月。因为丢货要罚钱,员工之间也有矛盾,出了事就相互推卸责任。

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听一些管理说,我厂一年能挣几亿利润。08年以后,我们的福利待遇就走下坡了。厂里先是把一部分底薪算作奖金。底薪少了,加班费就少了。比方说,2005年一个月加班多的话,我能挣2000多元,到2010年还是这么多钱,可物价一直在涨。厂里以前住宿免费,现在要扣钱。食堂外包后,饭菜越来越差。不过,因为在这个厂做惯了,安了家,别的厂工资也差不多,管得还严,所以我一直没有换地方。

在首饰厂干了这么多年,除了在老家盖房子花了六七万,我也没攒下

什么钱。年轻时没想过养老问题,再说想也没用,过去厂里买社保有名额限制,只给管理或者跟老板、人事部沾亲带故的人买。现在岁数大了,就想到要买社保,以后干不动了,还能有钱拿。我不敢指望孩子养老,看现在那些孩子,要么有点钱乱花,要么自己挣钱养家都难。

2010年,厂里有个部门的员工集体要求买社保,老板通知说其他人愿意买的也可以申请,我就申请了。后来有人了解到法律规定只要厂里没买够两年,还可以要求厂里补缴进厂以来的社保。我一算,要是从98年进厂开始补的话,我再买两年多,以后就可以领养老金了。后来一百多老员工找厂里要求补缴社保,我也参加了。

我们在这个厂耗尽青春,没得到什么好处,社保是我们应得的。为了追社保,我们这一百多人在每个部门都选了代表,集过资,跟厂里谈过,也跑了很多部门,去过市里请愿。厂里看我们决心很大,开始找麻烦。这



“老人家,您再好好干上25年,就可以靠我们发放的养老金,另外再兼职卖个快餐什么的,好好享受您的退休生活了……”

种首饰厂一般都是熟人介绍新手进厂,我开始追社保以后,厂里就不让我介绍的人进厂了。后来,厂里又把追社保的员工全都放了假,找茬炒掉了一个员工代表。

本来我们只想要社保,没多想别的。但是一行动起来,就发现我们以前吃了不少亏。前些年,厂里在淡季也给员工放假,放假期间分文不给。追社保的时候,我们了解到按法律只要是厂方原因放假,员工就应该有底薪。我们就要求厂里补发以前放假应得的底薪,而且要求现在放假也得发底薪,同时继续给我们交社保。女工知道产假也应该有工资拿之后,有人就找厂里拿回之前歇产假时拖欠的工资。厂里虽然满足了我们的要求,但是很不情愿,通过各种方式整人。有的本地员工被村里警告“不要闹事”。有的拉长因为追社保,被撤职。

从开始追社保到现在,我们跑了很多冤枉路,被厂里骗,被有关部门拖时间。但是大家坚持争,没有散伙,耗了一年多,还是迫使厂里按工龄补缴了社保!

现在厂里一边继续给我们这帮人放假,一边招临时工赶货,摆明逼我们辞工。我的想法是,反正厂里不敢随便炒我们,要炒就给经济补偿好了!我能继续干多久就干多久,等买够了15年的社保,再做打算。

访谈者：向日葵



建筑工人老钱

老钱，今年 59 岁，河北人，在某大都市的工地后勤部门工作。他当过 8 年兵，退伍时因为毛主席一句话“哪里来的回哪去”，没有得到城市户口。凭借电工技术，这些年他在很多机关单位干过临时工。家中两个女儿都已在城市就业，老钱还有退伍军人的补助，老两口并不愁吃穿。老钱说，他出来打工是因为“闲不住”。他平时喜欢看杂志报纸以及《非常关注》一类的杂志，不满意唯利是图的社会风气。

工地上伙食很差，天天煮白菜，没油没肉。十多个人挤在十五平米的小屋内，有的工人住大帐篷，但屋内倒还暖和。工人们下班了一般打牌聊天，有公益机构过来搞活动，就一起看电影聊新闻。工地上 30 岁以下的工人不到三分之一。

前几年，老钱搞了点小动作，给自己和老伴申请了城镇养老金。村里人对农村的养老政策既不了解，也不

怎么关心。连负责农村养老保险的办公人员，都说不清楚这保险每年交多少钱，交够多少年后每个月能领到多少钱。村里的人普遍对各种政策冷漠，老钱举了例子，大致意思就是：那些政策一年几变，有些人掏钱响应某项政策，没多久政策变了，钱白交了。看到有人吃亏，其他人更不信国家了。再说，目前待在老家的多是老幼病残，他们对于农村的政策就更不关心了。一句话，大家现在只关心怎么赚钱。

农村里有赌博现象，也有各种宗教流行。有合法的三自教会，也有不知名的小教会，老太婆信的多。小教会大都貌似行骗，有人跑上门来讲教义，发展一个教友有“奖金”，一本薄薄的教义卖好几十块。也有的教会带有互助性质，比如某个教友得了重病，家里又很困难，教会就鼓励教友捐钱。

老钱大女儿已婚，在市里有稳定工作，二女儿在首都有一份近万收入的工作，经常出差很辛苦，相亲的时间都没有。二女儿一直拼命攒钱，舍不得租好房子住，在一套住有 18 人的三室房子里租了一个床位，月租不到 400 元。老钱感慨说，北京人啥活不干一个月就能挣 7000 块啊！



我是江西人，1992 年，我和两个老乡出来打工，听说有老乡在福建，就去投奔他。到了地方下车一看，那里号称“XX 市”，其实跟小镇一样破烂。我们有老乡的厂址，叫了一个单车拉客仔送我们过去。他拉到那个村子，找不到工厂，因为工厂都在民房里面，不挂牌。拉客仔收了我们每人一块钱，就跑了。我们没办法，去吃快餐，刚好快餐店对面的服装厂下班，眼见我们那个老乡出来了！可惜服装厂不招工，我们就自己找工作，看到有人开门做事，就问“要不要人”，很快进了一个十几个人的螺丝厂。那时候工资 7 块钱一天，年底结账，每个月向老板借支几十块生活费。厂里包住不包吃，一人一间的土瓦房，那时候快餐才 1 块。到了年底，老板结清工资，我借支太多，账上基

本没剩几个钱。那个老板二十多岁，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为人没什么架子，我们有时干不过来，他也会帮忙。

鞋厂

第二年春节过后，我在当地进了一家上百人的鞋厂，开注塑机。工资计件，一双鞋两分钱，一天能挣四五十块。老板是当地人，包吃住，工资也是年底结账。老板娘亲自下厨，油水不错，如果饭打光了，老板娘就用香菇瘦肉之类过面条给我们吃，我这辈子就那年胖了一点。每个人一天上两个班（六个小时一班），一个班的产量 1000 双。我们上午一班，晚上一班，休息、逛街时间都很充足，当然睡眠少了点，但我们年青，不怕折腾。虽说工资很高，但我在里面做了一年多，从来是挣多少花多少。不少本地小女孩（12-18 岁）也在厂里打工，她们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父母大都有开厂。我们问她们为什么不在家里的厂做，或者去读书，她们说“读书没用，现在这个社会，挣到钱比什么都管用”。其实那些乡下老板，大多也是文盲。

这个鞋厂有很多江西人，老板的上门女婿就是江西人。那个人在老家有个漂亮未婚妻，后来甩了她，娶了鞋厂老板那个土里土气的女儿。当时，我看到老乡为了钱宁愿当上门女婿，就把人情看淡了。

国营食品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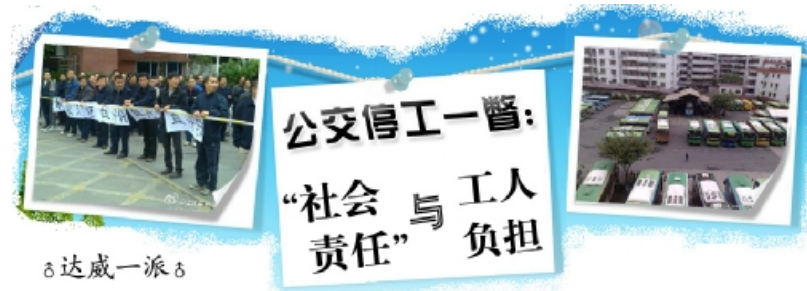
又过了一个春节，我辞工在家。当时村里有人在广东一个国营食品厂上班，他回村招工，我就报名了，被分到饼干车间。我们是8块钱一天的临时工，与正式工的待遇不同。搅粉机上面的开口完全裸露，没有任何防护，操作有一定风险，据说以前有一个大学生被搅到机器里面，死了。做饼干的时候，有些工人把面团搞得脏兮兮的，面团流动不畅，他们就用脚踩，平时吃过饭洗盘子的水，也倒进搅粉机里。饼干在流水线烘干、喷油，最后要人工码好。我们没有手套，饼干又干又硬，很容易磨破手，血就沾到饼干上。所以我们想吃饼干的时候，就特别选一团粉来做。车间里有各种配料：白糖、奶粉、奶油、酥油，也有电炉，有人晚上炸油饼、做蛋糕来吃。吃腻了饼干，还可以去别的车间换花生。我们在里面上班，几乎不用吃饭，每人每月只用四五十块钱餐票，用不完的餐票就卖掉。这家国企的管理松懈，正式工看到我们偷吃，也不告状，还跟着一起吃。

深圳的暂住证

在那个食品厂，虽说吃得满嘴流油，但工资太低，我做了几个月，还是出厂了。随后，我跟着表弟来深圳找老乡碰运气，头一回领教了暂住证

的厉害。治安队见人就抓，有人专门守在车站站台查证抓人。我们把眼睛放亮，远远见了治安就躲，打了一个摩的，说好到地方才给钱。结果摩的司机转来转去找不到，就把我们拉到一个工业区的巷子里，停车让我们付钱。我们当然不给了，他个子高大，下车要揍我们。刚好治安队在附近出现，我们跟司机讲“你是不是要打？那我叫治安来”，他马上开车走了。治安队看到我们推推搡搡，却以为我们是旁边那个厂的人，也没查户口，只问“怎么回事？”，我们说“那个人要敲诈我们！”，这样蒙混过去了。

我们要找的那个老乡，当时在一个纸品厂做“总管”（类似经理），老板给了他一个“大哥大”方便联络，可我们又不知道号码。我们在工业区的巷子里东张西望之际，正好遇到一个做保安的老乡，他给“总管”打了电话，这才联系上了！不过，我们还没高兴几分钟，“总管”却说他的厂不招工，我们暂且安顿下来，又开始了找厂的日子……



2012年5月，珠三角S市的某路公交车发生停工事件。停工当天，百余名员工在总站门口聚集，要求公司改善薪酬及福利待遇。据在场的乘务员讲，她们月薪只有两千多，而且“食堂伙食太差，用死鱼烂菜等糊弄员工”。管理方态度很硬，一口咬定“现在的薪酬结构很合理”。停运一直持续到下午，到最后好像也没啥结果，就复工了。

S市的公交系统原来分割为上百个小承包商，2010年改组为数家国有控股公司。承包商时代，那帮小老板想尽办法压榨员工。比如说，有的老板强卖高价工衣（一件工衣几百块），还疯狂罚款；有的老板不给买社保；有的老板强制大量加班，却克扣加班费；有的老板制订严苛的燃油耗量标准，司机时不时会超标，要自掏腰包补窟窿；有的老板在生活设施上能省则省，要么食堂很烂，要么没冲凉房。2010年全市公交改组为国有公司后，资方推行了薪酬计算的新办法：“现在的人均工资限定得非常死，是按照

人车比和公交行业的基本工资标准作为基数形成的。”换句话说，工资总量有一个预定的上限，张三的工资高一截，李四就得少一截。公司的堂皇理由是“履行社会责任”——为了保证行车安全，禁止超载和大量加班（所有线路的司机一个月上班工作时间不超过203个小时）。虽说工资被固定了，不少线路的员工有时还要“临时加班”，这部分加班费成了一笔糊涂账。

这些年以来，S市司乘人员流失严重。公交公司的应对办法，是转向外省二三线城市招人，可还是很难留住人。留下的员工时不时搞个罢运什么的，争取一点改善。停工的理由多变，但离不开一个“钱”字：年终奖发放不公、加班费拖欠、工龄补偿、追缴社保、底薪太低……2010年公交改组前后，员工担心公司趁机减薪，举行了至少九次停工。有次停工时，司乘人员把公交车横放在路口，阻挡其它线路通行。另一次停工时，乘务员们与警方一度冲突，并解救了

险些被警察抓走的同伴。

S市人多车多，车祸也多。公交系统改组后，司乘不超载、少加班，增加了行车安全度，对普通大众有好处，代价是司乘人员工资不高。这代价合理么？不合理。首先，这年头无论公交老板姓“私”姓“国”，都讲经济效益。公交线路的调整、车次增减，一般都与客户流（收入）有关。老板成天算经济账，念生意经，轮到算社会账的时候，就让员工做牺牲（好名声还让公司捞了），真是分红我来，挨饿你去。

员工受雇于人，跑固定线路，跟固定车次，只要加班少了，挣钱就少了。老板保住利润的方式却多得很，虽然不能随时乱涨票价，但是控制了工资总量、按照客流变化增减车次，也就控制、减少了成本，利润就有了相当的保障。此外，公交老板（无论私营国营）一直有政府的交通补贴，动辄数亿。其实，国家的补贴、贷款和其它优惠，早就是各行业老板的一

个聚宝盆。不过，S市公交系统总嚷嚷补贴太少“入不敷出”。补贴是否真的太少呢？几家主要公交公司的老板、大股东，从没出于“社会责任”，向员工汇报过每年大笔的政府补贴怎么花的，只哼哼“不够花”。再说了，员工每次发工资的时候，队管都要召集大家开会，但员工在会上是没有发言权的，不挨骂就算好的。队管尚且如此威风，要公司老总主动说清楚补贴去向，不是天方夜谭吗！

对员工来说，老板一句“社会责任”，自己的加班费就少了一块，可是养家糊口的生活成本一分没少。有多少的权利，就担多少责任。既然产业是老板的，补贴落老板腰包，管理大权由老板把持（交给跟班行使），光荣的“社会责任”理所当然由老板先扛起来，起码要补偿司乘人员减少加班后损失的收入。不少公交员工已经想通了这个道理，本次停工事件中，有的司机就说“两千多块怎么养家？维权也是情理之中”。

最近十年，生产液晶面板的某韩资品牌企业在中国开了三个厂，其中一个在长三角，现有员工一万四千人，绝大部分工人在25岁以下。2011年底，长三角分厂普工的年终奖被砍，从三份底薪缩成一份，班组长在内的管理层年终奖不变。当天又传言韩方员工待遇照旧，还是6个月底薪。

结果，两个班次八千工人停工，砸了食堂、“圣诞”树和人事部，据说还有在车间摔面板的。赶来的防暴警察抓了几十个工人，现场“警帽乱飞”。在与厂方对话时，工人喊出“四倍（底薪）”等口号。停工的第二天晚上，资方略有让步，承诺年终发放双份底薪，又让班长挨个警告“不出勤按旷工处理”。厂区也布满警车，压得很紧。随后两日，生产秩序逐渐恢复，被抓的工人都放了。作为报复，春节后企业通过调岗、劝退和开除的方式搞掉几十个工人。

罢工发生后，厂方立即组织舆论，妄想用嘴皮子搞定工人。老板这个群体，很擅长搅浑水、打马虎眼、无理占三分。他们动不动就想拿工人工资开刀，被察觉了，又百般狡辩，一会耍赖皮，一会扮苦相。例如在珠三角，有的老板用调休削减加班费，等到工人闹起来，它就撇清干系，说“这是误会，并无调休的安排”。有的老板在合同上做手脚，想偷偷抹掉工龄，被拆穿了，它就反咬一口“有人造谣，抹黑公司”。有的厂工人申请加薪大半年，没结果之后停工抗议，老板装傻充愣“过去没接到员工投诉”，又是误会？！有的老板至今还玩“实物抵工资”的把戏，名义上增加补贴，可是加的那部分只能在厂里小卖部刷卡消费。等到强买强卖惹毛了工人，老板又扮无辜，说“担心员工拿太多现金，容易丢失”。效益

不好，“今年没赚到钱”，是老板碰到劳资纠纷时，最心爱的辩护词（它们“今年”好像总是碰巧赚不到钱，可是买车买房买生产线，全不耽误）。

这家面板公司虽说国际知名，面子大，但要钱不要脸的程度，跟珠三角的土老板也差不多。厂方先死不承认中韩员工的待遇差别，“全是误会！”。又说停工的没几个人，小事一桩。后来搬出文字游戏，说年终奖金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固定发放的“年终奖”，另一部分是视效益好坏而定的“经营成果奖”，工人脑子没转过弯来，给混淆了云云。

不管公司高层怎么“开导”，工人看到的事实，就是干的活一点没少，可是年底发的钱少了一大叠！2011年这个厂的底薪是1406元，虽说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1140元），可是普工一个月加班八九十个钟，也很难拿上三千块。对长三角的品牌大厂来说，这样的工资水平太一般了。加着没完没了的班，拿着两三千的工资，受着“正规大厂”的严苛管理，熬到年底还碰上奖金缩水的窝囊事，工人没点火气，才叫奇怪。

所以停工在继续，厂方也不再提误会、“小事一桩”和工人的理解力，开始诉苦“效益不好”，说2011年第四季度公司巨亏，而且全行业今年都不怎么样。接着又讲公司苦撑着不裁员，无奈之下“通过降低年终奖保持

韩资厂停工：“效益不好”

还是老板狡辩



人员的稳定”。听这个意思，倒是工人得赶紧给厂里送锦旗、切蛋糕慰问慰问，共度难关了！不过，工人没接这个茬：前些年液晶面板卖得火、大老板到处开分厂的时候，从没给工人多分点钱。如今走下坡路，马上从工人身上打主意？2010年大名鼎鼎的南海本田罢工，工人要求的全厂加薪总数一年八百万元，本田老板从那个厂一年能挣十亿利润，可还是一听“加薪”就别扭。所以说，工厂形势一片大好，不等于工人收入锦上添花。可老板的生意稍差一点，一定想从工人的碗里抢饭吃。通过长年累月

的打工生涯，好多工人已经看透了“效益”与工资的真实关系。韩资面板厂停工期间，有的工人就说：“员工做好了自己分内的事情，因此效益不好不应怪在员工头上”。

假设工人体谅资方手头实在紧，好心好意“双方各让一步”，砍掉他们的年终奖真能左右经营状况吗？这家公司每个季度的账面盈亏，动辄二三十亿人民币，而全体员工“三份底薪”的年终奖，顶多六千万元。无关大局的一笔款子，偏偏老板惦记得要死。看来体谅资方的事还是少沾为妙，你退一步它进十步。



今年3月，珠三角S市某日资电子厂（主要生产变压器）近700名员工罢工。起因是班组长等基层管理不满公司最新的“加薪方案”中没有自己的份，与公司多次交涉无果后，为寻求支持，把普通工人的要求也加进来。大批普工积极参与，于3月29日与基层管理联合罢工。对普工来说，资方的“加薪方案”也是难以接受的数字游戏，即把季度奖和其它补

贴转移到底薪里。工人一年到头累死累活只加几十块钱，还要控制加班，早就积累起太多怨恨。工人一边继续打卡，一边在厂区静坐。若干管理以全体员工名义发表公开信，提出给管理加底薪、改组工会、反对取消津贴、提高生活补助等12条要求，并于所在工业区散发，以扩大影响。

日资老板的一贯特点是强硬压制工人抗议，厉行欺骗和分化。这次

罢工发生后，资方很快许诺班组长加160元津贴、普工免除30元住宿费，同时反复恐吓“罢工非法，不复工等于旷工，可以开除”。当工人还不肯复工时，厂里立即宣布稍早的许诺无效，试图让工人产生后悔、心里没底的情绪。罢工第二天，厂方继续打组合拳对付工人：先是拆掉打卡机，宣布考勤以签名为准，不签名视为旷工。罢工初始，劳动部门就配合资方，对工人语气强硬。资方指定的厂工会主席不甘寂寞，主动劝导工人复工，给喝了倒彩。

此外，资方分别召集职员、基层管理和工人开会，以降职降薪强迫大家填“誓约书”。厂里还贴出通告，扬言重新招工换掉罢工者。总之，资方使用了“不断承诺、不断否定的迂回战术”，争取至少部分管理、员工上班，以便瓦解罢工队伍。

但是老板笑得早了点。罢工第三天（3月31日），厂方发现只有部分管理和少量工人进了车间，多数员工坚持罢工。4月1日清明节放假，厂方放出风声：4月5日开工时再有人罢工，就以旷工论处。但工人并未屈服，也没有表现出意志消沉。

在资方手段和政府部门压制——工人联络的本市各大媒体都避而不来；工人的相关微博被禁止发表评论，部分内容被删；等等——确定无法摆平工人以后，一直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官方工会终于大力介入。这解

释了为什么在4月5日，新上任的日方经理答应了工人的部分要求，罢工时间算出勤，还“承诺今后将大力支持工会民主选举，以后每年拨付10万元作为工会活动专项资金”。但资方同时逼迫员工签下“誓约书”，即资方承诺不追究罢工责任、员工承诺“再有类似行为（即罢工等‘过激行为’——作者注），将认同公司规章制度处理”。资方的恐吓被官方工会粉饰为“停工员工承诺今后不采取类似的行为”。4月6日，罢工结束。

“工会直选”？

5月底，工厂举行了“工会直选”，改选了主席。市工会领导到场祝贺，并大张旗鼓邀请媒体前来观摩，表示要在本市163家千人以上的企业中推行类似选举，使工会选举“常态化”。

官方工会如何介入本次罢工，详情不清楚。无论如何，国家现在确实希望通过工会机关加强对劳资纠纷的操纵力度。中国各地的罢工现象，近几年已被官方默认为“既不合法，也不非法”。这不是因为国家同情工人，而是罢工太多，粗暴禁止只会适得其反。但老板毕竟憎恶罢工，国家依旧警惕罢工，这才有了利用工会调解劳资关系的新政策。用全总高官的话说，就是“通过集体谈判有效促使劳动关系双方互相让步、达成妥协、签订协议，降低诸如停工、怠工等冲

突产生的负面影响”（全总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工人从“互相让步”中能得多少实惠，很难说，但最重要的，是尽力避免出现让老板最头痛的停工、怠工。

工人能不能先静下来，给工会一些斡旋时间？普通人总是希望平和解决问题，万不得已才跟老板正面冲突。不过，进厂时间稍长的人都有体会：老板平稳赚钱的时候，很难指望加薪；老板亏了点钱的时候，一定要减薪；老板跟吞了发酵粉似地大发特发的时候，还是能不加薪就尽量不加。总之，老板很贱，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那么工会能打老板吗？广东省工会某高官回忆2010年本田罢工时，承认说：“南海的工会有些同事打电话给我，问我怎么办，他们预想不到职工会坚持这么长时间。我说你们赶快下去，但他们已经不敢下去了……”为何不敢？工会没有力量让老板收敛，没有底气对抗政府实权部门，没有威信号令工人。所有这些（力量、底气、威信），根本上说，只能来自维护工人利益的具体斗争。而国家在尝试推动工会去扮演调节劳资关系的角色时，顽固地限制基层工会的任何潜在发展可能，简直是挖空心思抑制工人的斗争。

以本次“直选”来说，一个几百人的工厂工会，还要搞两阶段选举，先选75名代表，再由代表选出主席

（生产部某科长）。此外，主席候选人名单须报上级审批，工会经费也由上级掌控，真是捆得结结实实！难怪新工会主席对工会工作的设想，首先是搞技术培训和组织户外体育活动……这正是官方工会一向以来的“工作重点和工作手法”。

国家既要工会替老板分忧，又要让工人跟着工会走。可是假如老板跟工人尖锐对立，工会怎么办？去年珠三角某日资厂爆发大罢工，当地工会高官在工人大会上的精彩语录，从本质上回答了这一问题：

“……目前还在调查阶段，但是所有人做的任何的事情全部记录在案，每个人必须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

占领仓库、生产场所是违法的，阻挠工人劳动的权利是违法的，散发传单、煽动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你可以不工作，但是煽动罢工、阻挠别人劳动、上班，甚至造谣、私刻公章都是违法的。都跑不掉。

……经过这么些天的谈判，哪部分是骨干，哪部分人是核心，我们都一清二楚……”

画皮剥落之后露出的狰狞，莫过于此……



厕所里的墙壁上
像是开起了免费的论坛
一行一行的方块字饱满丰润
一个一个的英文字母歪歪扭扭
一串一串的阿拉伯数字瘦骨嶙峋
主帖串着跟帖
跟帖并着主帖
图文并茂，丰富多彩
内容包含——
一个女工的风骚泼辣
一位主管的尖酸恶毒
一项不公正的待遇制度
一件不合理的人身伤害
工资太低，伙食太差，工作太累
……
有的惺惺相惜引起共鸣
有的互相攻击剑拔弩张
登陆论坛的
大都是文化素质较低的基层员工
他们写不出华丽的词藻
字里行间还有许多错别字
但字字句句直刺人的心底
他们说不出铿锵有力的话语
心中的不满和抱怨
只能在这里尽情宣泄

把老板从背上摔掉

（美国1914年工人歌谣）

你不是又穷、又饿又孤单？
你不是缺这缺那啥都少？
你一生不是充满了苦难？
那么，把老板从背上摔掉！

你不是衣服全都破又烂？
你不是住在木棚里睡觉？
你不是想摆脱千万种苦难？
那么，把老板从背上摔掉！

你不是几乎给压得粉碎，
就像千斤顶把重担来挑？
傻瓜，何不学惊雷跳起来，
这样，把老板从背上摔掉！

你遭受到的种种活罪，
猛一掌就能统统取消；
下贱的笨蛋，挺起腰来，
这样，把老板从背上摔掉！

